

中日貨幣戰問題座談記錄

中國經濟學會編



中日貨幣戰問題座談記錄

中華民國廿八年
七月十五日

日期：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時

地點：省黨部

出席團體要

朱通九，劉大鈞，谷春帆，丁 佶，林維英，孫光波，吳豐農，鄧友撥，周炳琳，伍繩武，姚會蔭，楊光信，藍堯衢，張鳳歧，張永寬，甯嘉風，羅仲甫，羅佩琴，陳玉科，楊家麟，趙 樹。

主席：關體要 紀錄：關景波

主席報告：各位先生，今天省黨部請各位來這裏舉行「中日貨幣戰爭座談會」，承蒙各位參加，非常榮幸，各位都是經濟學界的權威，今天能聚在一處討論「中日貨幣戰爭問題」，堪稱盛會，現在中日的貨幣戰爭，可以說是中日的經濟戰爭，而經濟戰在二期抗戰之中，較軍事戰或更重要，在這原則之下，我們爲要使一般人民明瞭中日貨幣戰的情況，辯證機會邀請各位專家發表意見，一方面可資貢獻於政府，另一方面可以指導民衆使之對於中日貨幣戰，有正確的認識，這是今天開會主要的意義。

其次，現在昆明已成爲國內文化與經濟的軍心城市，全國的經濟學家集中於昆明的很多，各位專家尤應負起領導的責任，以充實後方建設工作。

朱通九先生：

今天省黨部召集中日貨幣戰座談會，也可以說是一種小規模的研究會議，我以爲中日貨幣戰爭的成功與失敗與軍事有很大的關係，若就最近中日貨幣戰的日期來講起，可說自去年敵人在華北組織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鈔之時始。敵人以毫無準備的鈔，強迫我們人民使用，以套起法幣，再以法幣購買外匯，中央政府爲應付敵人的好計起見，故自去年三月十二日起實行統制外匯，其後敵人雖與種種

MG
F822.9
80



3 1797 5889 5

方法企圖奪取法幣，因為中央政府之應付適當，同時敵人方面所採用的策略以及技術上發生許多缺點，所以沒有達到敵人的目的，可是到最近，敵人在長江一帶又組織所謂「華興商業銀行」亦同樣發行偽鈔，其所行辦法，與華北偽「聯合準備銀行」又稍有不同，因其連繫於法幣之上，以為奪取法幣之手段，以致最近維持外匯發生相當的困難，若以本年一月至四月的貿易數額來講，入超數額頗多，尤其是敵人在淪陷區域內，實行統制輸出，凡淪陷區對外輸之出品，其外匯概被敵人搜去，而我們只有供給外匯，不能得到外匯，最近看到上海商業金融週報登載消息，對售我們貨幣戰不利之慮，就是敵人現在華北各地大量收入資源，譬如收買大批棉花，製成棉紗後，再輸於中國出於，藉以吸收法幣，又以法幣購買外匯，這樣可以我們使外匯基金日漸減少實成爲目前嚴重的問題。

其次，日本在淪陷區內收買原料品之後，我國在上海的工廠所用原料反而須將向外國購買，譬如紗廠就是向美國購買棉花，外匯因此需要日增，這是促成外匯需要原因之一。

由於敵人在佔領區域統制輸出貿易，並大批收買原料品，使我們各工廠所需用的原料，大部份需向外國購買，因之外匯需要增加，促成嚴重的局面，自今天報刊紙，載昨日香港電訊我國之「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有決定暫時停止出賣外匯，并請匯豐銀行停止掛牌，這個消息是否確實可靠，不得而知，順便報告以供參考。

總之敵入用種種狡計要竊取我國外匯基金，破壞法幣信用，我們應設法應付，使貨幣戰我們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希望各位發表宏論。

劉大鈞先生：

在中日貨幣戰中，就貨幣本身說，無疑的中國必定佔得勝利，因為法幣的歷史比較長久，信用穩固，而偽幣不但歷史短，而且信用很差，尤其是法幣可以買到外匯，而偽幣不能買外匯，所以從各方面看來，法幣不會受偽幣的影響而動搖，我們法幣的官價，爲十四比便半，現在公開市場的外匯雖然跌落，在我們人民的心理上並不必有甚什很大的影響，因爲在未實行法幣之前，我們是使用銀幣，那時外

匯時有變動，一般人民除去與金融及輸出入事業有關者外，并不注意，我們曾經編製外匯指數，以民十五年的英匯市價爲一百，到民廿年，只有四十九，在五年之中，跌落一半，從民國十八年至廿年，也相差約百分之四十，到民國廿四年，銀價暴漲，我國外匯又上漲百分之五十，戰爭開始以後，直到最近匯價跌落以前，爲時將及兩年，匯價只跌百分之四十，不過與使用銀幣時代相同，所以就法幣本身而言，人民既對他信任，外匯變動也沒有多大的影響，我們討論貨幣戰，所應注意的反不在法幣，而在敵人攫奪我們的外匯，敵人在佔領區域推行貿易統制，要使在淪陷區內的物品輸出，其外匯流入敵人裏，這是手貨貨幣戰的主力戰，爲這個問題我們曾經與華北游擊軍領袖趙桐先生談過，能否使敵區內如棉花等的原料品，不讓敵人收買去，據趙先生說：在華北游擊區內，要絕對禁止棉花輸出在事實上一時做不到，因爲一般人民以種棉爲生，改種他種農產，必須相當時日但既，種棉花，非從天津青島等處出口不可，於是敵人所以乘此機會，以偽幣換法幣，以法幣買棉花，然後再用棉花換得外匯，敵人在華中一帶，也統制棉花與蠶繭的收買，同時在敵人佔領區內，我們也無法阻止日貨的傾銷，而日貨傾銷可以減少我國外匯的頭糧，所以中日貨幣戰的問題，不在幣貨本身，而在外匯頭糧的爭奪，要阻止敵人奪取我們的外匯，須一面擴大游擊戰，使敵人不能利用我國戰區的資源，一面還須設法自將戰區產品由未淪陷的口岸輸出，以增加我們的外匯頭糧，但此種辦法能否實現，要看軍事及交通運輸方面有無辦法，而不僅是經濟問題。另一應付的方法，我以為應將淪陷區內法幣流通額減少，最近財政部對於上海方面，各銀行存戶提取存款，加以限制，就是一種減少淪陷區內法幣流通額的辦法，所以最近上海方面的匯票，本年一千元紙需數十元的貼水，現在已漲到一百五十元左右，因爲提款受限制，法幣的供給減少，也就影響到外匯的異市場，在未限制提存之前，一元法幣會跌到六便士半，限制提後，外匯漲至七便士，我在重慶的時候，曾經看到幾位由戰區來的財政廳長及省銀行行長，他們感覺在戰區的法幣流通數量還不够，這種觀察是否正確，頗有疑問，我想這或者是戰區財政當局及銀行界因爲需要大量現款，以應付戰區

中財政及金融的需要，因此感覺到戰區內法幣的數量不夠，其間我推想接近淪陷區的各戰區內，法幣的流通額不至於十分不夠，譬如以上海與內地的貿易買賣而論，內地要到上海買東西，必定要用法幣，而內地產品輸出，上海方面亦必有法幣流入內地，戰區內工商業不免衰敗，即淪陷區也未完全恢復，所以無論是淪陷區或戰區內，法幣通行數額，不至於不夠，故緊縮辦法仍可實行，但這還是治標的辦法，治本須照上邊所說，使淪陷區域內的資源不淪到敵人手裏，使敵人無法取得外匯，而我們自己要利用這種資源，來增加我們國外匯頭腦。

谷春帆先生：

剛才宋先生與劉先生所談的已經指出談話問題的然點。我們知道任何國家對外的匯兌率與其國際貿易之出如超或有密切之關係，現在敵人對於華北淪陷區域已實施貿易統制，

在華中華南也正在設法收買我們的出口，藉我們資源，取得外匯，并在佔領區內大量地傾銷日貨，借助於政治軍事財政的力量，吸收法幣，倘使我們仍然無限止的供給外匯，對於進口貨又不如緊限制，則外匯之基金日少，要繼續維持外匯價格，當然是很困難的，目前法幣跌價的原因，據報紙上所載不外乎下列三點。

一，因為我們幾月來入超數目很大，所以將外匯價格減低，使進口貨物之價格上漲，以減輸入，同時可以增加輸出，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是從經驗得來：這個可能性很少，以前我們用銀本位的時候，對外匯價跌落，進口貨物數量雖然減少，但是入超價值反而增加，其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貨物價格的變動。假定對外匯兌價值跌落百分之二十，則簡單說來進口貨的價值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進口貨數量必須減少到百分之二十以上，方可以希望抵消匯價下跌的影響而使人超價值減少，若果進口貨物的數量沒有減少。則我們出口須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才能彌補。減低匯價在理論上可以使國際貿易由入超變成出超或減少入超的嚴重性，但按照我國目前狀況講起來，縱使對外匯價減低，但進口貨增加的可能性很大而出口貨增加的可能性很少，因為現在進口貨以棉花及糧食為大宗，這些物品本來我國能生產的，可以使外物不進口，但目前為後方生產不安定，生產額一時不能增加，加以交通工具缺

乏，縱有生產，也不能運到需要的區域，所以希望停止外貨進口是很難的，要將生產運銷分配的關係調整也不是短期所可做到，至於出口方面，現在我國海口有十分之八九被敵人佔領或封鎖，所剩的祇龍州關與蒙自關而已，若是經過敵人佔領的口岸出口，這種出口與我們毫無益處，這樣看來若以匯價貶低政策使出口貿易價值增加，進口貨貿易價值減少，未必能符合吾人所希望。

二 爲防止敵人用偽幣掉以法幣，破壞我們外匯基金，所以貶低匯價，但敵人如要以偽幣掉法幣換外匯，與我們匯價的高低沒有關係，無論法幣貶價至何種程度，敵人要辦還可以辦的，若不辦亦同樣不辦。因爲偽幣不用成本，祇需印刷費，並且我們如在高匯價時無法阻止敵人操縱，則貶低匯價，同樣也無法阻止敵人的操縱。

三，以爲減低外匯價格，是阻止國內的資金流出，因爲最近我國資本流出數道有相當的多，我以爲資金流出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爲信用動搖的原因或是由於入超太多或是由於敵人用偽幣掉外匯，如此說來若果入超不加限制，若果不設法阻止敵人用偽幣換外匯則資金無法阻止其流出，即使匯價貶值比現在更低，亦無用。

法幣跌價有無其他原因自不得而知，我以爲若然照報上所說三種原因，則貶價救濟認爲未必能有效果，剛才劉先生說敵人現在佔領區域內統制貿易傾銷日貨，吸收法幣取得外匯，我的對策對於購買日貨，應絕對不供給外匯，若查明係日貨或充驗提單其貨物確由日本運來或雖非日貨而爲日本商人所買進，或係日本人所有耗使用的我們不賣外匯。聽憑敵人到市場去買外匯，則敵人套取外匯可得防止。其次是希望各友邦對於輸入中國的貨物能稍加限制，貨物如果各友邦認爲中國維持幣制爲有益之舉，對於進口進貨不能無限制的運到中國來，假若他們的貨物限制無的運進來，我們外匯的資金有限，不自能長期無限制的供給，這一點應該向各友邦切實磋商，限制辦法，倘使各國進有了限制則在限制數目內所需要的外匯，自易於籌劃供給，原有匯兌基金，可以繼續維持。

至於資金逃避所需要的外匯，亦可以用審核方法拒絕出賣外匯。有人說這上面這四辦法之下，是否會發生第二

種外匯增市場？我以為此點無須顧慮，僑幣外匯的操縱，日貨進口及日本人所購外貨進口，中國既不供給外匯，他們一定到黑市場出買，沒有黑市，也會造出一個黑市，但這個黑口，只是日本人及為日本人當差的人買賣的地方，一切合法的出入貿易及其他外匯用途，均可在平準基金下取到外會，則黑市場外匯數量不致於多，勢力不致於大，不致於影響到國外匯兌市場對法幣的匯價，這樣外匯價格能穩定，對於法幣信用，絕不會發生問題的。

丁 情先生：

關於中日貨幣戰，我們困難的問題是：戰區內的資源被敵人攫奪利用，使得有些原料，本來我們生產可供自用的，現在反而需向外國購買；如棉花，小麥與煤，敵人奪取華北的棉花，上海華商紗廠需向美國買棉花。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經濟損失。日本在戰時想儘量減少輸入他們拿偽紗換買我們的棉花，拿我們的資源去減少他們外匯的用途，減少他們的入超。這些資源被敵人拿去，我們的農民只得到偽紗，我們的政府得不到外匯，入口貿易方面仍舊要付往外匯，這是戰區裏進出口貿易影響法幣匯價維持的地方。但是法幣匯價若不予維持，對於淪陷區人民的心裏恐有不利的影响，若照舊維持，一定要費很多的資金，而外匯基金，恐有被套盡之時。關於應付辦法，個人想不到什麼最根本的，所能想到的是些對於這個問題或有部分補救的辦法。就是對於淪陷區的出口物品。我們雖然能加以直接統制，但必要設法減少其生產量，阻礙其流出。同時如谷先生所提，應與外商銀行磋商暫行限制外匯供給。法幣匯價本來是一元低十四便士多，統制外匯之後，發生黑市場，跌到八便士。這雖然不是法價，但政府會非正式的在維持。如外商願為我們限制外匯的供給。問題是會不會因此而發生第二個黑市場，最近幾月來全國貿易入超的數量很大，都是因為淪陷區裏各口岸的貿易平衡不利，後方貿易則為出超，但是這後方貿易地位的順利不能解決法幣匯率維持的問題，因為後方貿易數額很少，中國向來進出口最多的地方是在那現在已經淪陷的區域裏。

林維英先生：

中日貨幣戰不是抗戰以後才開始的，中日貨幣至少已有了五年的歷史，在這五年中我們一向打勝戰的。中國在法幣法幣制底之前，以銀為貨幣本位，在民國二十三年的夏天，美國購買白銀政策成立之後銀價因之提高，銀元之價值，遠超於其匯值白銀外輸有利可圖，大概運一百元白銀出口，便可以賺三十元，走私之風，異常猖獗，日本浪人統治外法權，大規模的偷運白銀出口，政府無法阻止，據中國銀行估計，民國二十三年偷運白銀約為二千萬元，二十四年偷運白銀約為二萬三千萬元，可見日人企圖破壞我國幣制不自現在起。當時中劇的幣制還未改革，所以日本之偷運白銀復成一嚴重問題。是時以遠東貿易關係較大的國家有共同考察中國的幣制之議。其中以英國關心最切，隨即派遣李滋羅斯爵士來華，日人對此既懷疑慮，復多責難，李氏為完成其在華任務起見，未到中國之先，山歐洲繞道美國先經日本，以誤日方諒解，但是成算有限，後來李氏又到日本再圖成立諒解，仍然沒有結果。我國暫行法幣制度之後，依法在華各外商銀行應將存銀繳交政府，但日商銀行因循遲延，拒不繳交，後以兒玉謙次領導下日本來華經濟考察團之勸告，並為表示中日親善起見，日本在華銀行始將白銀交出，然為數不過九百餘萬元而已。不但如此，二十四年冬天土肥原陰謀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關東軍方面亦計畫在華北設立銀行，統制金融，後來土肥原的政治詭計既不得售，關東軍的金融計劃亦終成泡影。但是去年三月所成立的華北偽聯合準備銀行，其性質與關東軍當稅所統計劃大致相符。在抗戰以前，中日貨幣戰還是消滅的，抗戰以後，敵破壞法幣的手段轉趨積極。然而我們應該注意的。中日貨幣戰不是單純的金融問題，而根本是政治問題。我國法幣政策之成功，是在表中國政治的統一，敵人要破壞中國政治統一的局面，一定也要設法破壞法幣制度。抗戰以來，敵人利用其軍事力量，政治手腕，多方破壞法幣，但是成就非常有限，這種事實在日本國頭腦內稍為清楚的人，或不在軍政之下做事的人，都不能不承認而大為失望的，這種成績大部份是甲於中國政府之努力與應付之得當，檢討我們政府維持法幣的對策，可分為幾點：

第一：維持法幣信用，抗戰以後，對於金融之措施一切均慎重與穩健。

第二：充實外匯基金。抗戰以後已將上海及各地存款銀儘量地迅速地運至香港再經英國轉運美國以充實外匯準備金。

第三：管理外匯與貿易。一面減少外匯需要一面增加外匯準備。

第四：對外借款。如英國第一次出口信用借款五十萬鎊美國借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第二次英國出口信用借款三百萬鎊，第三次中英幣制借款五百萬鎊，最後這個借款就是做我們外匯平衡的基金。

第五：在淪陷區域內實行貨幣緊縮政策。這點有兩種作用很可注意。一方是使淪陷區內法幣減少信用緊縮，以防敵人用作攫取戰區資源。另一方面就是市面通貨減少，減少購買外匯號碼間接的可以幫助維持市場的匯率。這些緊縮政策實施的辦法就是對於運鈔攜鈔到淪陷區加以限制，對於匯款至淪陷區內也加以限制，甚至統一公債的還本付息存上海都要分期付出。因此上海方面的法幣數量有了種種限制不致激增，而威脅到市場匯場的穩定。這個政策大部份是成功的。最近兩三星期來之情形稍有不同，外匯方面受到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人民的心裏影響更大，因為自去年八月以來，外匯一向是維持八便七半的水準，政府雖未正式承認維持黑市匯率，但事實上已有默認維持八便士半匯摺的趨勢，而大家都相信外匯不至於有大變動，然而最近外匯跌至六便士至七便士之間，因之人心不免頓起恐慌。這次外匯感劇變動主要因是在貿易入超，尤其上海一年的入超。據統計本年一月至四月間我國貿易入超數目達九百九十萬鎊，其中上海入超已佔了四百九十萬鎊，大量入超的影響外匯最巨。

現在我們要討論補救方法，這個問題是相當的複雜。

(一) 貨幣緊縮。在目前我們所能做到的，應繼續並加強淪陷區法幣緊縮政策，即對於淪陷區的匯款運鈔提存應

當加以種種限制，就是匯對貼水都應取縮。因過去行之有相當效果，故應繼續維持。（二）外幣銀行合作。這不是我們力量所能做到的，而必須賴友邦的幫助。我想我們應該與匯豐麥加利等銀行訂立一種說解，要他們對於外匯供給加以相當的限制，並且蒙給外匯的標準，一定要定得很嚴格，凡是我們絕對需要或國內沒有替代品的貨物，才供給外匯；凡非抗戰日用所必須的進口貨一概不供給外匯，一切日本貨物我們都可以包括在不需要之貨物之內。（三）友邦政府合作。這也是要英美各國切實合作的，那就是對於淪陷區的出口貨物運到英美各國及其各屬地，必須要經英美駐華領事館簽字證明該項貨物出口外匯已售於英美銀行，方許進口。這樣外匯可以不致完全流入敵手。（四）國外借款，國際收支不平衡，固然可以借債來抵補的，但是照近來歐美放債政策看來，大規模的借款，不容易做到，將來能否，而且將來還本付息也是一種嚴重的負擔，所以最根才的辦法，來平衡國際收支還是增加輸出減少輸入。最後我們應該明瞭的就是中日貨幣戰不是單純的金融問題，實際上是政治的問題。所以目前辦法只求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孫恭度先生

先發言的諸位，所論已多，並頗精當，個人無可多述，當去年三月漢口開金融會議討論統制外匯時，個人會對若干參加人士表示意見，以為如用分區辦法限於自己勢力範圍以內較行把握，如包括淪陷區域，則把握較少，但因貨幣問題是經濟而同時是政治問題所以一向的辦法，仍是以全國為對象，能維持至今已是不易，但在敵人層層進逼之下，應付日益困難。關於最近財政部實行限制提存辦法，自是用緊縮政策以維持法幣價格辦法之一種，然鑒於華北以往緊縮政策的經驗，偽「華興銀行」現已成立，他們現在正在推行偽鈔，我們如過度減少淪陷區內法幣的流通額，法幣的價格雖可賴以維持，但倘淪陷區籌備缺少，是否不

毀了偽幣以便利流通之：會，並是否應該根據華北的經驗準備預防，似乎是值得顧慮的。

吳半農先生

：剛才林先生說中日貨幣戰不是單純的金銀戰，而是有政治作用在裏面，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現在中日貨幣戰，假使不是我們有政治上的顧慮，那問題就很簡單。我們可以根本公開供給外匯，上海方面的外匯黑市場也不必設法維持，資金不會逃亡，敵人套換外匯的事情不會發生，淪陷區入超的重大負擔也不會壓到我們的頭上。但是事實上我們沒有這樣做。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這次貨幣戰是整個戰爭的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和軍事，政治外交分不開的。很多日本人所做的文章都認為中國政治能夠統一人民能夠團結，是憲法幣做聯繫的基礎。人民手裏拿的是法幣，便不能不擁護法幣，要擁護法幣，便不能不擁護發行這法幣的政府。所以要打倒國民政府的政權，必先打倒法幣，要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也要打倒法幣。就是在淪陷區域，也只有打倒了法幣，才能從根本上切斷人民和國民政府的關係，叫他們轉過頭去擁護發行偽鈔的偽政府。這是日本人的想法，還有一點，打戰要靠財政，我們打了兩年的戰，政財上一些沒有露出破綻來，這真是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他們又認為這是法幣政策運用的結果。所以要破壞我們的戰時財政，首先也要打倒法幣。還有敵人侵略我國最終目的是在獨霸我們的經濟資源，建立他們所謂『日支滿經濟協同體』。所以在淪陷區域內，他們到處掠奪我們的產業，侵奪第三國的經濟利益。現在我們偏偏不讓他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一部份土地雖然被敵人佔領了，但是我們均在這些被佔領的地方留下兩件最叫敵人頭痛的禮物一件禮物。是游擊隊。有了游擊隊，敵人的政權就不能統一，治安就無法維持，吃到嘴裏的東西也就嚥不下去。還有一件就是法幣。有了法幣，不但表明我們在淪陷區的政權沒有完全喪失，而且還打敗了日圓本身。所以在這另一方面，我們維持淪陷區法幣的外匯價格是成功的。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既然無限制供給外匯，維持淪陷區法幣的價格，敵人就可以用搶去的法幣套換我們的外匯，國內基

金就可以逃亡，而最重要的淪陷區的貿易入超就可以壓到我身上，用我們的外匯去支付最近淪陷區的入超問題，非常嚴重，拿上海來說今年一月到四月入超的數目達到二萬萬餘元。這筆開支是要記到我們的外匯基金賬上去的，此外華北的入超因為偽鈔可以對上海通匯的緣故，也有在上海由我們支付，所以現在的中心問題不儘在貶低幣幣的幣市匯率，而要緊的還是在如何減少入超和如何統制外匯的幣市場兩點，關於入超問題，我覺得最要緊的是在減少人口；上海一個地方今年前四個月，進口的總數目竟達到二萬萬三千餘萬元。這是不可想像的，上海雖然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地方，但他絕不容許這樣多的進口貨，我想大部分的貨物，還是從上海運到後方。可惜這種轉口貨運到甯波，溫州，福州，汕頭，廣州，鎮南關，蒙自，騰越，這些碼頭，海關冊上都不登記，所以無法確定到底要占上海總進口的幾成。但我們相信，這個數目是不小的。因此我覺得統制後方的進口貿易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樣就可以間接的統制上海一部份轉口的進口貨。還有上海另一部份的進口是要運到長江流域的淪陷區和游擊區去的。對於一部份進口貨，我們雖然不能統制，但我們可以加緊發展游擊戰，對失陷的城市嚴厲採取封鎖政策，過去我們的抗戰還少注意經濟方面。現在一期抗戰，我們要把政策改變一下。我們現在要拿游擊戰來幫助經濟戰。假使我們的游擊戰，能在敵人的後方大規模地發動起來，在游擊區內，不讓仇貨和洋貨流入上海，很大一部份進口貨便沒有出路，還有一點，現在上海許多工廠出品都是用外國原料做的，而且一大部份還是用日本原料做的。這種貨物不能作為國貨看待，故運到後方也要加以統制，用日本原料製的就根本不許進口。這樣的辦法也可以間接減少上海一部份入超。至於說到統制上海匯兌黑市一層，谷先生和林先生已經說了不少，我個人覺得最要緊的還是在得外商銀行的進一步的合作，對於敵人根本不供給外匯。

鄭友揆先生

：現在中國戰爭已轉到了經濟戰爭的勝負來決定最後戰局的時期。經濟戰爭的勝敗，又須視貨幣戰爭的成敗，為轉移：敵國的經濟學家也說：「要建設」一東亞政治協同團體」

(及以我爲其附庸)必須先建立「東亞經濟協同體」要建立東亞經濟協同體必須先戰勝中國的法幣。對於維護法幣的對外價值，我們一向認爲貿易入超，是牠最大的威脅。所以去年秋我們就主張要統制進口減少入超，使外匯易於維持，不知何故始終政府尚未實行直接統制進口的辦法，鄙人認爲中日經濟戰爭中我方最大的弱點，便是貿易政策 and 法幣政策相輔而行。此弱點在今春以前尚未爲人注意。現在都赤裸的暴露了，因爲今春以前敵人打擊我法幣，是採用正面進攻法，即在去年三月中，敵人在華北設立偽準備銀行，大量發行偽鈔，規定偽鈔與日票等價兌換，并逐漸禁止我法幣的流通。結果假鈔既與日票聯繫所以華北大部的入超，皆以偽鈔支付，無須以我們的外匯來維持，在此時期內，我們的法幣在華北雖吃些虧，但貿易政策的弱點，尚未被敵人見到，所以去年入超時匯市的實際壓力，如僑匯甚旺，所以匯率易於維持，而法幣也終于戰勝偽鈔，但從今春以來敵人鑒於我法幣維護得法，並有外力援助非正面進攻所能戰勝，同時看到我貿易政策不能與貨幣政策相輔而行的破綻，所以改絃易轍，側面的來進攻法幣，即一方面在華北放棄偽鈔與日票的聯繫，使華北的入超的壓力加于我方，對華中亦增加輸出奪取我外匯。一面統制華北出口外匯轟炸或佔領我東南沿海出口通道，使我外匯來源減少。同時在華中設立偽華興銀行，慢性的發行偽鈔。總之，敵人近來對我法幣攻擊的策略是，一方增加我入超，壓迫我外匯市場，一方奪取我毀滅我出口，使我外匯來源減少。如此雙重壓迫使我匯率無法維護，中外人士對法幣失去信仰，然後偽鈔再起而代之。其計劃之惡毒，實遠較過去正面進攻的策略爲甚。不幸我政府不能及早設防，統制進口貿易，以致今年首四月入超值，竟與去年全年相仿，加以入春以來因去冬粵南失陷，僑匯清淡，所以數月來我維持外匯十分吃力，以致最近有貶值匯率的結果，鄙人以爲祇要政府即速統制進口貿易減少入超，法幣的匯價以後還是可以維持的。至於統制進口貿易的辦法。

(一) 在後方各關，可以海關爲執行機構，禁止一切奢侈品，國內有代用品之洋貨、仇貨，及敵人統制地產

貨物的進口。由上海大量出口至後方各關之洋貨，亦以同法統制。又現在上海工廠開工的計六百家之多，在上海進口大批原料製成貨物以後，多運至後方推銷。對於這些貨物如與敵僞有關的我們也應與仇貨一樣看待，禁止其進口。這樣間接也可減少淪陷區的進口。

(二) 在淪陷區，因為海關不能執行職權，進行直接統制，自很困難，所以鄙人主張用審核外匯的辦法來統制。即對淪陷區進口之必需品及本國或第三國人民所需要之工商用品，給予外匯，對奢侈品或敵人消費，或敵僞工商用之原料物及材料則一律不給外匯。這樣也許有人懷疑會發生第二個外匯暗市。但我以為現匯率等，外行既與我合作，且暗市外匯之來源遠不如去年之多，即便發生第二個暗市，其勢力也很小的。此外現上海游資甚大，威脅外匯市場非淺，政府承應該吸收或誘致游資開發後方。

總之鄙人以爲祇要我們的貿易政策能與貨幣政策相輔而行，匯率是可以維持的，貨幣戰爭我們必能勝利的。

周梅森先生

：對抗敵人加於我之貨幣壓迫，爲中日貨幣戰，依戰字之涵義，吾人可稱對外匯之種種措施之改善之戰術而稱要維持法幣之信用爲戰略，戰略不容輕易變更，戰術則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地制宜。討論本題，若專從如何維持外匯之安定言，此爲戰術上事，爲口今所亟宜注意者。外匯之變動繫乎國際收支之變動。此當理也。準是以觀爲減少國際收支之不利，宜限制進口，獎勵出口，防止資金逃出，維持僑款之繼續匯入，此當道也。唯目前問題最嚴重，亟而須努力以赴之者，爲如何防止，至少減少游擊區內資源免爲敵用，資以攫取法幣以擾亂，我外匯市場。此外現行之外匯平準制度宜予充實。平準基金之數量，尙嫌不足，應設法擴充。此有賴於友邦之支持。願助我成立法幣制度，其於法幣基礎穩固，與外匯須安定之關係，當燭見無遺，其必準備盡最大努力，以維持我外匯之安定，當亦在意料之中。唯欲求人助，先當盡其在我。我之財政收支與財政機構，尙有

改革之異地乎？國內倘偶有數量不小之外匯，未能受政府之集中統轄，甯遂無法加緊政治團結。以加強外匯籌備乎？諸如此類，似爲題中應有之題。願大家併注意及之。

（未完）

伍純武先生：

個人認爲中日貨幣戰，以其說是日本要破壞我們的法幣，不如說日本人要奪取我們的資源，若是敵人單純要破壞我們的法幣，我們有許多辦法可以對付，這些辦法方情向外國購買貨物本是用現金的，這層意思日本人沒有不明瞭的，而且英美爲維持自己的利益起見，一定會設法維持我國的法幣，這一點日本人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此外，即使法幣被他破壞了。在敵人國內，現金缺乏的情況下，他也不能在游擊區發行有力的通貨，於是在華外國銀行鈔票，必定抬頭，這對敵人也是不利的。所以他的建立偽銀行，發行偽鈔，其主要目的是在佔領區域內盡量奪取資源，以繼續其侵略戰爭，這才是比較嚴重的問題，現在根據普通的常識來判斷，我們要制止敵人之奪取資源，唯一辦法，就是要擴大游擊隊的勢力範圍，以保障戰區內的政權，也就是保持我們在戰區內的經濟力量。同時英美各國爲保持在遠東之利益計，也常與我們合作，於我們就可利用外國商人請他們幫助我們在我們軍事勢力所不能到的區域設法收買貨物，免爲敵人利用，這就是伊淪陷區的資源不致完全落入敵人之手，同時在後方更要積極提倡生產，以減少入超，有時候還可以設法將游擊區的資源，運到後方來，運出國外，換取外匯，這樣可對付敵人在游擊區的經濟侵略。當然我們應當指出的是這一切的基礎還是建立在軍事的力量與人民的愛國心上的，所以在中日經濟戰爭的現階段，軍事勝利的要素，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姚曾蔭先生：

關於今歲我國國際收支的嚴重情形，以及因國際收支惡化對於外匯市場所發生的威脅，方才各位先生已備述無遺，毋庸多所討論。我僅打算對於補救辦法，再補充一

意見，這可分三方面來說。第一，上海為中日貨幣戰的主要戰場，亦為各種力量打擊的中心，故在上海方面應該法充實貨幣戰的陣容。上海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浮動資金充盈，而用途狹窄。此項浮動資金在不平時做各種投機事業，既足以金融破壞市場的安定，在戰時尤其是謠言騰起一般人民心理動搖的時候，更足以威脅外匯市場，助漲匯率的波動。如何吸收游資，如何緊縮上海的頭寸，實為目前金融安定上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過去政府對淪陷區，曾實行若干種通貨緊縮的辦法。但是這些辦法，僅具有消極的意義，而無積極的作用，故銀行以蓄，力量不夠強，效用不很大。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提供以下四點建議。（一）能否發行一種短期庫券，以吸收上海的浮動資金，利用短期庫券的轉換以達到發行長期庫券的目的？（二）據今年上海國家銀行的報告，上海各行的存款，去年有顯著的增加，但其中活期增加，定期反而減少，浮動性遠超過戰前，戰前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的比例約為一比一，現在已變為一比二強。欲改變存款的性質，減少存款的浮動性，國家銀行，必須提高定期存款的利率，（三）由於敵人在淪陷區內控制資源，上海各工廠所需原料，不得不仰給於進口貨，進口原料是要用外匯購買的。這也是外匯不準基金一個很重要的負擔，所以我們主張上海的工廠政府應儘量使之內遷。內遷後儘量利用後方的原料，以求後方的自給，同時可以減少外匯的消耗。（四）上海的銀行家應組織一大規模的銀團，將上海的資金充分的移到後方來，開發後方的富源。第二：關於游擊區域，我們有兩項建議。（一）擴大游擊戰爭，加強游擊戰，對日經濟戰爭的任務，破壞淪陷區內敵人已開辦的工廠及已設立的工廠。禁止游擊區的貨物輸送到淪陷區去。（二）各個游擊區應建立自足自給的經濟基礎。此本有兩種目的，前者在對於敵人利用我們的資源，以及剝奪商品輸出取得外匯的企圖加以打擊，後者的作用是在減少我們外匯的消耗。第三，關於後方的設施，現在後方的輸出品仍多係農產品，農產品由於天時地利上的限制，生產量短期內不容易增加。同時就現有的交通工具來看，恐怕運輸量亦已達到最大的限度。所

以增加出口，短期內似不可能。增加出口既有困難，故惟有從減少進口方面想辦法。關於這一點，個人完全贊同方才貿易專家鄧友揆先生所發表的統制進口的意見。

張永寬先生：

關於中日貨幣戰爭的問題，聽到諸位先生的高論，剖析事理，提出辦法都很好的。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見地我們要中國的貨幣戰勝日本的貨幣，必定要中國的貨幣，在國際匯兌上恆久維持平衡。欲要中國的貨幣在國際匯兌上平衡，必先要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平衡。中國貨幣與日本貨幣的戰爭，自開戰以來，中國匯占上風。惟中國對外貿易皆爲入超，於是中國貨幣在國際匯兌上不免有失平衡之處，我們要注意的亦在此點解決的方法，主要的自然是減少入口增加出口，至於如何增加出口減少入口？諸位先生提出來的辦法很多，有屬於經濟的、有屬於政治的、有屬於軍事的，有屬於外交的，這些方法自然是緊要，各有各的妙用，我以爲除了諸位先生說過的方法之外，還有屬於社會的方法，我提出作一個補充。

在減少入口方面，僅靠政治的方法，外交的方法來用，有未必能解決得了的地方，用政治的方法，例如關稅來限制入口，不免引起鄰國不良的情感，用外交的手段來減少入口，例如與友邦協商限制不需要的貨物輸入，恐友邦看他自己的利益，較諸邦交尤重，而且我們所認爲不需要的東西，或者是他們認爲銷場上占重要的東西，黨人的事非必可靠，不能全有把握，若用社會方法來減少入口，社會上人人自己節省不需要的入口貨物，那是靠自己，是有把握的，例如先生們，個個不穿洋裝，不穿外國皮鞋，吃外國香烟，不吃咖啡，不吃罐頭，若果辦得到，計算起來，減少一筆進口數不小，太太小姐們，不用外國香水，不洗外國肥皂，不穿外國衣料，不帶外國裝飾品，果真辦得到，計算起來，少一筆進口的大數，大人物闊老們少逛幾回兜風汽車，省了汽油，不要外國的玩具，認真做到，計算起來，減少了入口數亦不少，如此類推，減少進口貨的數量很有可觀。

在國家不能全用權力來限制進口的時候，用社會節省的方法來減少進口，別的國家，曾經做過收有效果的，只是要加強一般的愛國心，和堅固社會的組織力，我覺得這種方法，比較用政治手段，外交手段來得穩當，而且靠得住，因為這種辦法，出於國民自動的愛國心，不但不傷友邦的感情，而且可使友邦諒解，重視我們民族，並且由國民自己做，做一份即見效一份，有完全把握。

說到增加出口，在諸位先生所提出來的辦法之外，個人意見，以為在安定的區域內，宜予出口商人以一切便利，完成各地運輸交通，排除一切障礙，保護出口，獎勵出口，務使出口貨物無有停滯，使原來是出口的貨物不因為戰事的關係，減少出口的機會及數量，其在戰區，宜用迂迴改道的方法，政府予以幫助及指導，使貨物流入後方，並另闢出口道路，使其易於銷暢，既可以避免倭奴之利用及擄取，并保持我們固有出口的資源，在淪陷的區域，日軍勢力所不及的地方，使民衆嚴密組織，土貨不入日人的手，個個不用日貨，不使日人在經濟上，得到任何利益，彼縱然佔據了地方，只增加他的累贅，不使他得到絲毫利用。

中日貨幣戰爭問題，應分為應急治標的方法，與長期治本的方法兩種，因為這個問題，在戰爭時期，固然是有的，而在平時也是免不了的。

說到解決的方法，除了諸先生所談及自己前面所補充而外，應急治標的方面，我很表同情於林維英先生的主張，說到根本的辦法，我以為有三件事很重要，第一，是武器獨立，第二，是經濟獨立，第三，是充實法幣的準備基金，鞏固法幣的信用。

我國的國策，既決了長期抗戰，日本亦勉強自稱準備二十年戰爭，在戰事未息以前，武器的輸入，自然佔了入口的一部份，若自關工廠，自行製造，即可減少一部份的入口，說到製造，亦非難事，最初可延用外國工程師，舉

外債來辦，一兩年後，即可成功，在長期抗戰中，大有利用自己新製武器之可能，所謂「七年之病畜，三年之病艾」，幸而戰事結束，於新製武器成功之前，這種辦法，關乎國防設備，我國亦不可少，並非無用武器。獨立不僅減少入口，而且充實國防，使國力強大，國基永固，可以戰勝一切，豈特戰勝日本貨幣。

其次，為經濟獨立，我國地大物博，即後方各省，亦能抵歐洲數國，只因農工商業不發達，許多生活上需要的東西，（如棉花，棉紗，布匹，如針，如玻璃，如西藥，如紙張，如顏料），皆從外來，動輒成入口大宗，若能開發農礦工商，及交通各基本事業，我使們所需要的不須外求，這樣一來，入口自然減少，有餘還可推銷國外，增加出口，如像這樣，中國的國際貿易，再不會入超，貨幣在國際的匯兌上，亦可保持平衡，如此不待我國的貨幣，戰勝日本，而且國家愈加富強。

我們國家行法幣政策，要法幣在國際匯兌上，價格能平衡，法幣準備基金的充足，和信用的鞏固，是必要的，就眼前而論，在論法幣數量宜減縮的時候，來看現在的準備基金，尚可入意，但是以後因時勢的要求需要增加法幣的數量，此非必要之事，萬一有增加數量的必要，自必增加準備基金，方足以鞏固信用，此項準備基金之增加，必為巨款和現款，當國家支出澎漲的時候，驟添一筆巨款，豈是容易的事，依某先生的見地主張，借外債來增加基金，此在緊急時候，亦一不得已的辦法，然而借款，將來必還本付息，一到還本付息的時候，國家處於付款一方的時候，其與入超的國家，處於支付的地位全同，同一在國際匯兌，生出不能保持貨幣價格平衡的影響，莫若未雨綢繆，一面激勵人民的愛國心，供獻各人所藏留的金銀器，一面開發受方的金銀礦產，開辦經發可借外資，或招民股，為生產事業而借債招股，用於有利之途，人必樂於接受，如此可以解決貨幣根本問題，永久戰勝日本貨幣半點債

礙。

藍堯衢先生：

個人對於經濟學素無研究，今天不過將平時工作所看到提出來說一說：現在政府對於國際貿易出口貨已專設機關管理，而進口貨並不加以統制，但是出口貨經政府機關管理統制之後，溢出數額，并未增加，反而減少，譬如四川的桐油，前年輸出有四千噸，去年有三千噸，今年不到二千噸，又革皮輸出去前年有十萬担，去年只有三萬担，今年不到一萬担，這種情況，我認為政府對於管理出口貿易機關與運輸組織還有改善之必要。

朱通九先生作結論

今晚舉行中日貨幣戰座談會，經各位發表很多意見並切實提出很多適當可行的應付辦法，歸納起來，有下列幾種：

- 一，主張統制貿易。
 - 二，對於淪陷區域的資源要設法或由游擊隊收買或阻止出口，以免為敵人利用。
 - 三，對於日本貨傾銷要設法拒絕出賣外匯。
 - 四，維持法幣價格收縮法幣流通額。
 - 五，平衡輸出與輸入減少入超數量。
 - 六，鼓勵增加輸出如果貨物在我們統制之下輸出外匯便不會到日本人手裏。
- 這些都是切實可用的辦法，最近政府已暫時限制提款存款，以及緊縮淪陷區內法幣數額，政府已經採用實行其他辦法經過各位提議以供政府採納。

個人還有點意見補充這個意見，是超出問題範圍之外，我感覺這次外匯之成爲嚴重的問題，上海方面的入超，當然要負大部份的責任，我們考察上海是很小的地方，何以有如此龐大數字的人超？當然大部份還轉運到後方，或

淪陷區內，但是公務人員的眷屬我想有不少是寄居在上海，公務人員的眷屬在上海，不但是個人很大的負擔，簡直是政府的負擔，因為在上海居住，無論吃的用的，都要向外國購買，外匯的需要，便無法減少，倘若遷到後方來居住，吃的是本國米用本國出產的東西，這樣雖不能使上海的人超全部減少，在消極方面亦可以部份的減少外匯的需要，這是個人附帶補充的意見。今天承各位發表很好的意見！，特代表主席向各位道謝！

55
502062
120

5KBC
1G
7822.9
30